

白話今古奇觀

上海、新華書局發行

序一

看小說和看戲差不多？正經的小說，能夠使得風俗轉易，引人性到正軌上去，惡俗的小說呢？看的人非但無益，簡直能够導淫滅倫，使很誠樸的人，變成奸猾兇徒！你想這小說的魔力，何等偉大。假使是有益於世道人心的小說呢？叫人看了，諄諄自厲，有一種道德的感想。

既有了道德的思想，那些胆大妄爲的事，他要保守自己道德，就不肯去幹了。不過這些話，是對着看小說人而說的，他們瞧了道德書，就有道德的行爲，那麼做小說的一方面呢？自然應當尊重道德，不能趨

尚時髦，去迎合社會人的心理，專做那些不道德的文章，使社會上的婦女，童子，進而至於男子，均增進他不道德的思想，行爲趨於下流

，人格也就卑鄙齷齪，這類風一盛，還成一個世界嗎？上面的話，並不是任意武斷，信口開河，因為我們國人，在現在的潮裏？知識雖然增進，但是教育終不普及，譬如那些商人，正在求學時代，家裏却被生計所迫，連一個小學也沒畢業，便出來求生計了，他們的學問，當然是極淺薄的，到了知識初開，漸漸曉得上進了，可是已來不及哩！那麼不能不借重看小說，聊補他學問的不足，這時他看了壞的小說，心也就隨小說而轉了。我們這部白話今古奇觀，不是自贊，完全可算是部道德書，沒有一些淫穢的事，段段都是於人心有益的歷史，比較原書，真好得多哩。

壬戌夏吟梅山人序於畫梅軒次

自序二

當是書之初成也，即有人索於予，願以草稿甫就，雅不願出而餉世，蓋懼有遺珠之憾也。但編輯之初衷，本以是書一出，必可有益於世道人心，故選取務從嚴正，撰詞亦求新異，而原書之中，如『珍珠衫』『移花接木』『雙生貴子』等，事迹既近於淫褻，情節亦不甚高明，餘如迷信之談，鬼怪妄語，尤碌碌不足道，況原書之作者，確一極卑鄙之輩，其用意之齷齪，早爲識者所齒冷，然則無聊之事，雖錄也何益，而棄之則綽乎有餘，是等卑劣之書，本不足以傳諸世，即傳之，恐將來文學日進，此書終必爲人所唾棄也。編者不惜以寶貴之光陰，有用之心血，伏案成稿，幾經月之久，擯原書之淫褻污穢者，擇其稍覺可

誦者，復進而改刪之，加以新穎之句，添以新標點之符號，是則本書已與原文不同，尤能令讀者增進興味，設風行社會，而喜保其道德者？不可不讀此書也。

壬戌年榴月風塵隱者謹識

今古奇觀

第一回 三孝廉讓產立高名

哈哈！列位呀！在下這書還沒有開場，先念一首詩給大家聽聽，也算是齣開場白哩。詩道……紫荊樹下還家日，花萼樓中含被時，同氣從來兄與弟，千秋羞詠荳箕詩。

我這首詩，是勸世間的弟兄，第一要大家和睦，去負那互助和扶助的責任，那麼叫做家和萬事興呢。倘然是同室操戈，這可就糟了、列位呀！在下還有三個故事哩，讓我慢慢的說罷。

從前的時候，有姓田弟兄三個，在就傅的時代，倒也很是要好，後來都長大了。各人娶了妻子，伯娶的叫做田大嫂；仲娶的叫做田二嫂；叔娶的叫做田三嫂。那大嫂和二嫂的感情，倒還不錯，可是田三嫂的

性情，却很是不好。因爲伊賴着有些奄奄，就一味的驕傲。而且逼着伊的丈夫，要實行析產，伊的丈夫呢？本來是個沒主意的人，經不得伊的枕頭訴狀，還有個不准嗎？是然吵着要實行分家了。伯仲拗他不過，也就依了；但是別的東西，都可以三一三十一的，獨有庭前的一顆荊樹，又大；又茂盛。這可什麼的分法呢？伯和仲商量道：我們把這顆樹，拿來斫了，分作三段，還有樹枝呢？照分量秤勻就是了。隔日說好，准備明天動手的，不料等得他們去斫樹；那樹早已枯了。伯便對着樹，大哭起來，仲說道：這一顆樹，有甚可惜呢？伯哭着道：你那裏知道哩！想我們弟兄三個，也是同根生的，如今要活活的分離了，那樹曉得要把他分了，他就自己先死。唉！可憐！你看樹也不忍分開，難道我們弟兄倒反分離開去嗎？真是人不如樹了。仲和叔；聽

了伯的一番話，心上也就感動起來，便齊聲哭道：「樹也這樣，我們再要分家，簡直沒有人性了。」他們弟兄三個，哭了半天，便不願分家了，可是那位三嫂，偏不贊成，叔大怒了；一定要和伊離婚，虧得伯仲勸住，三嫂心裏氣不過，到了半夜，便去吊死了。再看那顆荊樹呢？枝葉新鮮，已是復活了。

還有唐朝的韋氏亂政，明皇去起兵討伐，乘勢做了皇帝。他有五個兄弟，叫做五王。那明皇對於手足的感情，非常的融洽。他驕然做了皇帝，偏造了一座花萼樓，裏面鋪着大枕大被，常和五位王爺，睡在那裏，表示他愛護的天性哩。那時有人咏着一首詩道：羯鼓頻敲玉笛吹，朱樓宴罷夕陽微，宮人秉燭通宵坐，不信君王夜不歸。

第三個故事，是後漢的魏王曹操，他的長子曹丕，篡了漢位。曹丕的

兄弟曹植，爲人很是聰明，曹操最歡喜他，幾乎要廢長立幼。所以曹丕，很懷恨他，有一天上，便召曹植問道：先帝終誇着你的才學，現在我限你七步，要做成一首詩出來，倘然你不能做呢？那可要坐你欺君的罪名哩。曹植聽了，果然祇走得七步，便吟着詩道：煮豆燃豆箕，豆在釜中泣，本是同根生，相煎何太急。曹丕聽了詩，也就慙泣起來，從此兄弟和好，再不猜疑了。那時節，又有人咏詩嘆道：七步成詩亦可危，從來寵貴起疑猜，堪嘆金箕仇未已，骨肉遭殘白骨堆。上面說了一大篇的故事，書臨正傳，却一字也沒有提起，這不是討厭列位麼？因爲在未開場的先頭，總有幾句鋪張的，無論那一部小說，都是這樣的。列位呵！那可不能怪我的啦。正是：要知天下事，且讀古人書。

東漢明帝的時候，那天下也還太平。但是漢朝的開科取士，却和別朝不同，最重的便是孝廉，算是取忠孝廉潔的意思，做孝廉的呢？也不用赴攷試的，祇要你的做人好；名望大，便有人來選舉你的，和現在的選舉議員，一般無二。不過從前的選舉，是並着良心上做去，不是如今的人，只要有幾個臭銅，可以買出來的，這一層上，古今就是不同了。

那時會稽的陽羨縣，有一個許長文的，他在十五歲上，便沒了父母，掉下來兩個兄弟，一個叫做許晏；一個叫做許普，都在八九歲的期間。因為父母很有些遺產，長文便日裏督着奴僕去耕種，晚上教他兩個兄弟讀書。他天天如此，沒有一些懶悔心，不上七八年，他兩個兄弟，已經長成了，家貲也漸漸的富足起來。這時有勸長文娶妻的，長文

答道：我們現在兄弟共居，一經娶了妻子，便要弟兄分開了。咳！一個妻子，傷却手足之情，我那裏有這樣忍心呢！聽見的人，都道長文的義氣，後來滿縣傳遍了，因此大家舉長文，做了孝廉哩。又得會稽的羣守，也交章入薦，朝廷下詔，賜長文做了御史。那長文本來不願意做官的，但是礙着君命，只得囑咐了兩個兄弟，叫他們勤儉耕讀，自己便進朝去供職。在長文的心上，終念着兩個兄弟，所以儉了幾年官，便上疏辭職，回來的那天，自然許多親朋，都來慶賀，長文見他兩個兄弟，學業比從前長進，心下很是喜歡，便替他兄弟定了親，自己娶了妻子，又給他兩個兄弟，也娶了親，那時長文邀齊了，這些里的父老，備了幾卓筵席，請他們大嚼，等到三杯之後，長文便朗朗的說道：小子今天請了諸公，有件事兒相煩，因為我們兄弟三個，都

已成家了。照着理上，應當分居，現在趁這個時期，把所有的家產折開，諸公以謂什麼呢？那些父老聽了，齊聲說道：長公的主見很是，就請分派罷！長文便叫過丫鬟僕婦，揀壯健的，都派給自己，屋宇裏田，一起寫在自己名下，許晏和許普，所得的不到十分之三。一般父老，知道長文爲人，是愛護弟兄的，今天忽然變起卦來，好的給了自己，壞的分給晏普二人，這明明是長文做了官，所以連性情都改了。那時也有幾個父老，代許晏許普鳴不平的。但是見他們兄弟，一點也不爭論，也就不多說了。可是外面的議論，登時翻了轉來，說長文的孝廉，原是假的。他兩個兄弟許晏許普，見產不爭，才可算得是真的哩。但聽得街上的謠言道：

假孝廉，做官員，真孝廉，守茅檐，假孝廉，富田園，真孝廉，執鋤

鏤，眞爲玉，假爲瓦，瓦登廈，玉拋野，不宜眞，只宜假。

這謠言傳了開來，都說長文不好，是年選舉，許晏和許普，自然選了孝廉，也一樣入朝爲官，不上五年，竟位列九卿了，一天許晏許普，接着長文的家書，叫他們急流勇退，兄弟倆，便上疏乞免，朝廷不答應，只准告假兩月，晏普沒法，祇好告假歸省，長文接見，很是喜歡，便辦了些三牲祭禮，去拜了祖塋，順便邀集了父老，叫他倆來家飲酒，那時長文垂淚說道：我這幾年中，受人的輕蔑；被人譏笑，都爲着兩個兄弟。如今兩弟已是成名回來，總算不負我一番苦心。不過前幾年所霸的家產，我都立簿核記，一文也不敢妄用，今日仍還兩個兄弟收管，我自耕自食，富足有餘了。這時大家方才明白，長文佔那家產，要別人說他壞，說他兄弟好，讓晏普可以成名。不覺都讚嘆長文

的賢悌，許晏和許普，什麼肯受這產業呢？弟兄三個你推讓我，大家不肯答應，還是些父老，出來作主，把所有的田產，分作三起，他們弟兄才算沒話說。那時街上又有謠言道：真孝廉，許長文，誰繼之，晏與普，弟不爭，兄不取，嗚呼孝廉誰可比。那會稽的許家，直到如今，還是子孫昌盛，代代衣冠，朝廷賜名給那塊地方，叫做孝廉鄉。

第二回 杜十娘怒沉百寶箱

紹興的地方，有個李布政的兒子，因為他居的最長，所以叫做李甲，却是個翩翩的美少年。那一年上，李甲進京去考試，路上碰着一個同鄉，叫做柳遇春的，這人是個執紼子弟，最喜歡的嫖妓，那日便邀李甲，去玩那教坊司院，那時京中，新了一個妓女姓的是杜，排行第十一，便都叫他杜十娘，伊的體態婀娜，舉止嬌媚，真是蕩人的心魄，那

些少年子弟，爲了伊傾家蕩產的，已不知多少了，自從和李甲親近，便一見傾心。原來十娘早有從良之心，伊見李公子忠厚，滿心要想跟他的，只苦李甲家有嚴父，一時不敢答應伊。這樣的一年有餘，李甲已是金盡床頭了。那鶯兒便對十娘說道：我們接客人的妓院，本是送舊迎新的。你如今和一個姓李的鬼纏，弄得主顧斷絕，難得叫我去喝西北風嗎？十娘也氣忿忿的道：李公子又不是空手上門的，你把他化錢時候妄了呢！鶯兒大怒道：人家養女兒，都是當作搖錢樹的，獨有我們的命苦，倒轉替你養那窮漢，現在你就對姓李的講，叫他索性討了你去，我們各走各的路，反覺得清爽哩。十娘道：他就買了我，你要多少身價呢？鶯兒道：別人有錢的，沒有一千兩不賣，那個窮鬼，我見他可憐，便是三百兩罷！十娘道：你不懊悔麼？鶯兒道：你限

他三天來織銀子，我決不翻悔的。但是三天之後，他沒錢來贖你，哼！他再上門來，老娘便一頓拐扶，把他打出去哩。十娘答應了，晚上李甲來了，十娘把鴛兒的話，都告訴他，李甲嘆口氣道：贖你這句話，我本來是極願意，祇是現在囊空如洗，怎樣的辦呢？十娘說道：你在這裏，親眷朋友也沒有嗎？三百金的數目，又不是多。李甲說道：那麼讓我明天去商量再談罷。到了明日李甲果然出去，十娘呆等到晚，不見李甲回來，心下很是狐疑，不料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仍沒有李甲的影蹤。十娘着急起來，立刻着人去尋，却在柳遇春的寓裏，李甲愁容滿面的，來見十娘，說親戚都說他浪蕩，分文也不肯借的緣故。十娘慘慘的說道：現在的人情冷暖，你決不能如願的；怎事可難了。李甲聽罷，只是垂淚，他們倆直講到五鼓，十娘才對李甲說道：我曆年

來，積有私蓄一百五十兩，你可拿去，再向朋友湊上一半，不是成功了麼？李甲聽了，很是喜歡。天色微亮。便一口氣跑到柳遇春的寓裏，把十娘援助的事，告訴了遇春。遇春便拍手說道：想不到你竟爲碰着，這樣多情的妓女，我如何可以袖手旁觀呢，這一半的數目，就我替你擔任罷。李甲大喜，當時拿了遇春的銀子，和十娘的也湊在一塊，竟到十娘那裏，說遇春的仗義，十娘也很感激，便把這銀子，去交給鴛兒，不知鴛兒的初意，原想難倒李甲，好叫他們斷絕往來，不期成了事實，要相狡賴，已經來不及了，只好忍痛答應，收了銀子，十娘給李甲領去。他們倆人，便到遇春的寓裏，商議南回之計，遇春說道：你們明天動身，我有隻便船在那裏，也是回南去的，祇要叫他一聲，那船家我也認識呢。十娘聽說，慌忙下拜道：我們倆，正愁着這